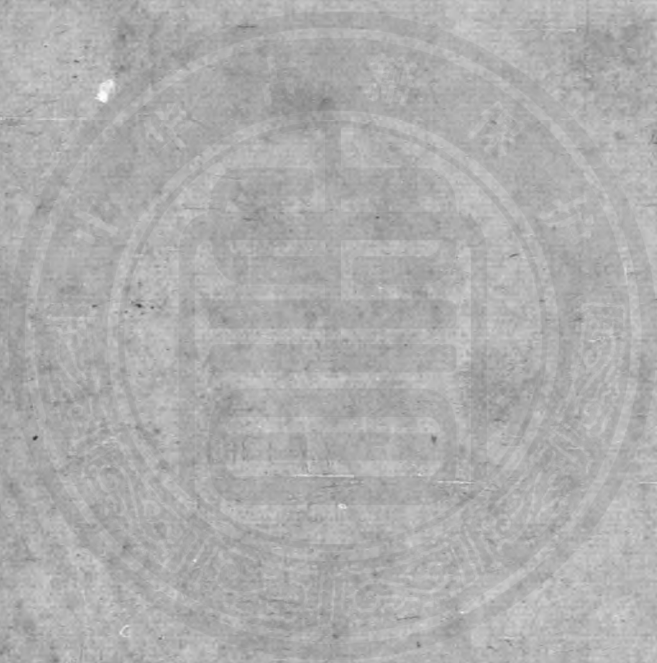


經 816.8
66





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辯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
自為書觀者難於歷攬念未有集之者天朝取
士以經疑為試藝之首蓋欲吾黨之士彊勉學
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
道字訓言而以為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
謂愚者得其偏博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
詳說反說專言知而曰主於行亦既得雋鄉闈
策名天府矣則眇迺眇之故也比客建城與友
人歐陽養正讀書之處次隨時采集因成是編

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文之不倍師說者間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蒼叢自修別之凡五百四十問七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為之次目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如撞鐘者以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匱比類而求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耳是書之集本為舉子觀覽之便然由是而得其義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為尤大而於進取又其餘事矣泰定甲子日南至臨江蕭鎰季南金甫書

臣瞿啟甲呈進

蒼叢叢述序

異時經義聲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人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於拔新領異之域彼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長月盛顧亦安所底止哉一變而闕束者四十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晦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聲律是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曰不暇給於四書乎何有當是時為弟子而十五六間弗此之成也則父兄缺

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於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塲屋陳人傲倖昔者之一試而得與渝之士遊也亦天也為研為傑往往於季課之間得之如月西蕭君南金蓋研傑之疊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為疑類皆簡明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蓋邃於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聞君甲寅賓興之初嘗貢於鄉既而以漏字黜識者憾焉君獨亦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所知

臣瞿啟甲呈進

者有四書之天在延祐丁巳仲秋前三日長沙季存謹書

蒼葦續抄序

余在渝葦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於編末矣
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叙言其續稿嗟
乎月西其以余真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
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義理真無窮物
我真無間而為學之律令格例始定此其百世
之師也月西其聞風而興者歟吾愧君多矣淮
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
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為月西多自吾少時嘗

有志於上下四方弱冠之際先老猶多在而在
其歲華怵惕世故自墮其身於空荒晦靄之域
以至此幽閒無聊解若可者一笑則撫解浩歌
擊壺欲缺反成狂疾亦徒為旁觀怪驚而已吾
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心惟知天理
之當盡吾知月西真能學顏子之學而為僕者
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意千載之上而

者不足貴月西之文固當自
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以表君意之古而凡

臣瞿啟甲呈進

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邵陵冷椽李存
謹書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所輯書目

晦庵朱子

熹
學庸章句
或問

語孟集注
語錄

文集

南軒張氏

栻
註解

艮齋謝氏

諤
學林

勉齋黃氏

幹

講義

通義

北溪陳氏

淳

口義

字義

慶源輔氏

廣

答問

止齋陳氏

傅良

七聖論

三山陳氏

孔碩

講義

西山蔡氏 淵 思問 化原問辨

潛室陳氏 植 本鍾集

西山真氏 德秀 讀書記

括蒼葉氏 味道 講義

西山蔡氏 模 集疏

時文選正

臨江蕭氏 鎰 蒼叢叢述

龍江歐陽氏 蒙 自修初業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目錄

臨江蕭 鎰編

第一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三則

四書互義

第二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六則

四書互義

第三卷 凡二十二問二十八則

四書互義

第四卷 凡二十六問三十三則

四書互義

第五卷 凡二十七問三十八則

四書互義

第六卷 凡二十九問三十六則

論語 學而為政

第七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六則

論語 八佾里仁

第八卷 凡三十一問四十二則

論語 公冶也雍

臣瞿啟甲呈進

第九卷 凡三十三問三十二則

論語 述而泰伯

第十卷 凡三十二問三十二則

論語 子罕先進顏淵

第十一卷 凡二十八問三十七則

論語 子路憲問

第十二卷 凡二十六問三十九則

論語 衛靈下季氏陽貨微子張堯曰

第十三卷 凡十六問二十一則

大學經

第十四卷 凡二十二問二十七則

大學傳

第十五卷 凡二十七問三十四則

中庸 首章至十九章

第十六卷 凡二十六問三十七則

中庸 二十章至卒章

第十七卷 凡三十一問三十九則

孟子 梁惠王上上之 梁惠王下 公孫丑上上之

臣瞿啟甲呈進

第十八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七則

孟子 滕文公上上之 滕文公下

第十九卷 凡二十二問三十則

孟子 滕文公上 離婁下 滕文公下

第二十卷 凡二十三問二十七則

孟子 離婁下 萬章下 萬章上

第二十一卷 凡一十七問二十四則

孟子 告子上 告子下

第二十二卷 凡二十九問三十三則

四書待問目錄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一

四書互義

臨江蕭鎰編

孔子專言仁孟子兼言仁義

仁統四端故孔門止言仁至孟子時入于性分不明故須分別言之對分之則曰仁義四分之則曰仁義禮智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對分之則象陰陽四分之則象春夏秋冬春夏陽之屬也秋冬陰之屬也易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之道有一必有兩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會而一之則仁統四端一元之氣統陰陽其實一理也
孔子專言仁孟子兼言仁義禮智

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初不可以名字言之但其該具衆理而其理之大者則曰仁義禮智若偏言之則仁自仁義自義禮智自禮智若專言之則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

臣瞿啟甲呈進

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孔門未嘗備言孟子始備言之蓋孔時性善之理猶明雖不詳著其條而其理自具至孟子時異端並起人多不知性之本善故不得不著明之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是故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貫通乎四者之中是故仁之分別也猶四時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

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然則孔子之言仁元氣之渾淪也孟子兼言仁義禮智其元氣之為陰陽四時也與論語立論謹嚴處無非春秋孟子知時變通處無非易

論語言性不及命言命不及性孟子兼言性命論語言仁不及義言義不及仁孟子兼言仁義

臣瞿啟甲呈進

性命仁義若分言之則性自性命自命仁自仁義自義若合言之則人得於天者即天之所賦者也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也孔子之時人心未離義理猶明故舉此則彼之理具言彼則此之義存至孟子時人心昏惑故言性而不及命則不知有分限之不踰言命而不及性則不知有義理之當盡言仁而不及義則過於愛而無斷制言義而不及仁則傷於忍而無惻隱故必對舉而兼言之也

論語不言誠大學中庸孟子言誠

論語止言忠信不言誠至曾子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主忠信章乃合忠信與誠並言之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力處而言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着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二字則併本原發以示人其義一也

論語中庸孟子言中大學不言中

臣瞿啟甲呈進

善即是中其曰至善則中庸至矣之謂也其曰止於至善則時中之謂也其曰知止則擇乎中庸之謂也其曰能得則得善服膺之謂也明明德而止於至善則執中之謂也新民而止於至善則用中之謂也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故善即是中或問言求必至是不容少有過不及之羞是矣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

大學修己治人之道兼以其事言之故專言心

中庸明善誠身之本直以其理言之故專言性
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自稟於天而言謂之
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是故言心則理已具
言性即是理之具於心者大學明德峻德天之
明命即稟受之性亦中庸天命之性也中庸戒
懼慎獨內省慎思即存諸人之心亦大學正心
也故言心者不必言性言性者不必言心孟子
並言之而心性之理乃備

有子以孝弟為人之本孟子以事親從

臣瞿啟甲呈進

兄為仁義之實至曰禮之實節文斯二
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若
但以孝弟為仁之本則義禮智信亦有
本邪

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偏言之則主一事
專言之則色四者故以孝弟言之其愛乎親則
為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其敬乎親則
為禮之本其如此者則為智之本其誠此者則
為信之本孟子論仁義禮智之實正為是爾

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
兄為仁義之實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

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所謂專言之也孟子言
仁必以義配之所謂偏言之也事親主乎愛而
已義則愛之宜也推其事親之愛以從兄敬長
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矣此孝弟所以為仁之
本也

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

臣瞿啟甲呈進

從兄仁義雖有愛敬之別然其所以敬亦必自
其敬愛之心發之苟知敬而不知愛則不情之
謬敬而已有子專以仁言者以仁該全體則敬
在愛中故言仁而義已存孟子分言仁義者以
各自其所重者言之則敬其愛外故言仁不可
以不言義

學文所以格物致知也論語學文存孝
弟謹信愛眾親仁之後大學格致在誠
正脩齊治平之先

弟子乃小學之人詩書六藝小學之事聖人尤欲其務本故必教之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其學既立乃可學文格致是大學之事必物格知止而后誠正脩身治平可以馴致學文所以習其事格致所以明其理故學文為小學之終事格致為大學之初事

無友不如己者謂不如己者之不足與為友耳若必求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

臣瞿啟甲呈進

孟子一鄉一國友善之語似乎恕

所以取友必求直諫多聞之益不如己則無益有損今之人取友求勝己者則忌而遠之見不如己者則押而親之夫子之言所以救學者之病孟子亦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何以言大人者言不必信

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滯不是合下便道我言

須是不信只是到箇不必信處須著如此學者却要合下信便近義始得橫渠云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此說較近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孟子則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必有德禮以為之本春秋諸侯未有能以禮化者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故畏法者但欲苟免刑罰而無愧恥戰國之君不能貴德尊

臣瞿啟甲呈進

士於是賢能不舉政刑不脩習以廢弛甚者般樂怠教翫細娛而不圖大患故夫子之言以其時君不能尚德禮而專尚政刑言之也孟子之言以其時君般樂怠教不脩政刑言之也治國者以德禮為本政刑為輔相為終始而不偏廢此孔孟之意也

温故而知新論語中庸文同抑有異義乎

論語以下文可以為師觀之則知親為重中庸

以上文尊德性而道問學比之則溫故為重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而孟子曰發而
不中不怨勝己者則又全似無爭矣
血氣之爭君子所必不有禮義之爭君子所不
能無蓋君子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
然其爭也本乎禮義則雍容揖讓雖爭猶不爭
也孟子不怨勝己者非謂其全無爭也蓋謂之
射則不能無勝不勝之殊唯君子者失諸正鵠
則反求諸己而已以己之不正敵人之正則己

臣瞿啟甲呈進

之不勝乃其宜也不勝在己人何咎焉故發而
不中不怨勝己者唯其善處不勝故咎己而咎
人此所謂禮義之爭也

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皆不足徵中庸
言夏禮則同言殷禮曰有宋存焉則又
取於宋

杞自成公始用夷禮先王之舊典禮經蕩然無
復存矣宋自微子修其禮物在春秋時亦多廢
壞無廢先王之遺然國多君子當時有言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者及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於楚此雖周禮想見當時設禮亦必有存者

里仁為美夫子以擇居言孟子以擇術言

以此章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持因上句以為文則其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之以證擇術是借此以明彼古人引經多如此

臣瞿啟甲呈進

夫子於子路則曰不知其仁於管仲則曰如其仁而孟子言曾西推尊子路羞比管仲

以全體言仁則子路特日月至焉者以一事言仁則管仲亦有為仁之功合二子而言管仲蓋詭遇而獲者爾子路則範我馳驅者也

言仁之道非全體不足以為仁言仁之功則一事亦足以為仁夫子所以不許子路以仁者蓋望其造於仁之至極非若管仲則徒稱之而已

此聖人厚學者之意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
何以便言性善

性與天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孟子於性善亦止大槩言之少言性
之所以善至程子言性即理也理無不善然後
性善之義始明

季文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然周
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豈以多思為惑

臣瞿啟甲呈進

邪

張子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以知立心惡
講治之不精然則講治之思莫非窮理又豈有
私意而反感之害邪

有臨事之思有窮理之思臨事之思不過擇於
是非之病端則思之多適足以致其反感之過
窮理之思必欲事物之理各極其當則思之審
斯足以明其講治之精不然周公不思而得者
也而猶待於思是知聖人唯見義理之無窮常

恐知覺之有限此其不自聖之心又豈季文子所可同日語哉

伯夷不念舊惡孟子謂之隘

伯夷之清其流弊乃至於隘不念舊惡非清者不能也觀其鄉人與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疑其疾惡之心已甚然其所疾者非疾其人也疾其人之惡也其人能改則其惡已去無可疾者矣人亦安得而怨之哉故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論伯夷者當論其清無論其隘

臣瞿啟甲呈進

心不違仁心與仁為二仁人心也心與仁為一

孟子非以仁訓心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身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

張子言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之者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顏子是言其用功處孟子是徑舉全體言之

孔顏之樂周子令程子尋其樂處所樂何事是其樂

未易言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則又明言其所樂不識由此可以得孔

臣瞿啟甲呈進

顏之樂

孔顏之樂天理流行之自然其樂在己蓋所自得而有不可名言之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為學者言之為學者言則不得若是度矣反身而誠雖有反身功夫然是大賢以上之事於此以盡萬物皆備之理則孔顏之樂亦可馴致學而至於誠實往而不得其樂哉聖人不可及矣欲學顏子先學孟子蒼藂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者未嘗

偏重子曰博學以文約之以禮則先博
後約其重在約皆兼知行言之孟子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反說
何以專主知而不及行

顏子概論其所得知之至行之盡宜無所偏重
夫子立教則謂博而不約必不免於汗漫而或畔
於道故言既知則必求所以行是以皆兼知行
言之孟子詳說反說言知而不及行者蓋承上
章深造自得而言所謂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

臣瞿啟甲呈進

者將務為深造而必以其道也所謂欲其融會
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者使其有所持循以
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蓋深造自
得既以行言則詳說反說不得以知言矣藪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
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何如

博學而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詳說而
將以反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
而非博亦不能徑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

也

孔孟言博約博之義同而約字義別有約之約有約之之約約之之言者言既博學於文而必以禮為之約則約之體動以行言之也約之約者言既博既詳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則約之體靜以知言之也是約字雖皆訓要而其體則有動靜之殊矣蒼叢

聖賢之學知與行而已矣然有以知行並言之者有專言知而不及行者不知之固無以行而

臣瞿啟甲呈進

知之必求所以行博文約禮既以知行並言之矣博學詳說而反約何以專言知而不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二

臨江蕭鎰編

四書互義

夫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

春秋魯之史記夫子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則非創始可知有曰其義則某有罪焉蓋假魯史以寓王法定褒貶立百王不易之制其事則仍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義則斷自

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故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謂述而不作
亦其自謙不敢當作者之意

春秋魯史仲尼從而脩之筆則筆削則削以一
字為褒貶立萬世常行之道為百王不易之大
法故孟子謂之作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
有於我哉及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
不及默而識之何與

臣瞿啟甲呈進

先儒以為此三言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一語
而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非謂默而識之之
可畧也蓋學不厭又當默識默識則所學在我
然後推以教人無非教默識之用是三者之中
默識為要故曰言默識則謙不敢當而曰何有
於我哉其不及默識則直下領畧而曰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

從事於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致知格物
也論語以游於藝在志道據德依仁之

後大學以致知格物為明德新民之先格物謂窮極乎事物之理致知謂推極乎吾心之知游藝則玩適乎六藝之事窮理盡性講學之先務玩適其事德盛之餘功有進學成德之分游藝是德盛仁熟之後等閑游玩之中無非游心養德之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時也

論語志道據德道在德先中庸志德志道道在德後

志道據德以道為主既志於道然後道之得於

臣瞿啟甲呈進

心者可執守而不失至德凝道以德為主必有至德然後發育峻極三千三百於此而凝

夫子答子路行三軍之問則曰臨事而懼孟子謂孟施舍畏三軍之言則曰能無懼而已

臨事而懼教子路以敬其事養勇之道也能無懼明孟施舍之守氣其氣養勇之效也

論養勇之道必臨事而能敬其事然後為有所戒論養勇之效必立心而不動其心然後為有

所守是故氣足以配義則自可不懼義不足以勝氣則不得不懼不懼正勇者之事孟施舍守氣而已雖能無懼而未至於不懼未得為大勇也蒼叢

孔子所雅言者書孟子言不如無書

書所以道政事固聖人所雅言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謂武城血流標杵之一言其所取二三策固不害其為信也不然東征西怨僎後來蘇孟子亦屢言之是豈不信者哉

臣瞿啟甲呈進

夫子既言桓魋其如予何矣何以微服而過宋

以天理言桓魋必不能害夫子以人事言夫子亦不得不避桓魋聖人雖是以天自處亦須知盡人事所謂知命者不立於岩墻之下也

孔孟立教之心一也孔子與互鄉童子之進孟子不與右師言

與其進所以見不輕絕人之心不與之言所以明動必以禮之實童子潔己以進則其求見之

意必誠故孔子與之進者所以接其慕道之動固不追其已往逆其將來也右師雖屢然言揖之間必有朝廷之禮故孟子但以行禮為事不以其不悅而易其所守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以仁對聖言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以智對聖言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則又合仁智而為聖

仁智以理言聖以地言非離仁智以為聖只是行仁智到極處仁智是理聖是充此理到極處

臣瞿啟甲呈進

非仁智之上別有一聖也

夫子言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言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讓一也一曰無稱一曰好名

泰伯之讓其讓以誠故其跡隱微民無得而稱之好名之人其讓以名為名而讓豈人情哉燕噲是也

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氣象

犯而不校是成德事三自反却有用力處學者

先學自反則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恐于
是非曲直或不能辨故欲學顏子先學孟子
顏子渾是義理不見有人孟子見得義理無窮
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跡
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
德之事也此深淺之序也然自反謹嚴親切正
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遽欲自以不校
為高則恐無修省之功而陷于苟且頽惰之域
也

臣瞿啟甲呈進

子絕四首言毋意大學正心必先誠意
意者心之所發而善惡之幾誠其意者欲其一
於善而毋自欺也心之所發一有不誠即為私
意有私則為惡矣聖人氣質清明渾然大理不
待於誠自無私意衆人不能無物欲之累故必
慎獨以誠之而後可至於意識之地故聖人自
是無意若學者則不可以不意識
毋意之意謂妄念起而為私意則不可有誠意
之意謂不起妄念而必實其意則不可無

夫子之母意至善而無惡天理之所存聖人之
安行也大學之誠意為善以去惡而實用其力
學者之自修也心之所必所當審唯聖人不
待於誠而自無私意學者則必審其幾而實之
毋之為言無待於用力而自無之也誠之為
言有待於用力而後誠也此聖人學者之分
也

顏子擇乎中庸而瞻前忽後則過不及
雖不見於言行毋乃亦嘗動於心乎

臣瞿啟甲呈進

正是中庸不可能聖人只是中底道理

夫子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孟子告齊
王以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好色人之所同故其好也必誠好德如好色斯
誠好德矣此孔子所以歎其未見然好色雖人
之所同要未可謂所好之正若齊王言好色而
自以為疾則其心未嘗不慊然於所好之非正
是其良心之所發有可擴充之者孟子若禁止
之則好色必不可禁止雖有善見無自而入矣

故委曲承順以致其聽託於太王姜女以悅其
心終言無怨無曠以廣其意推是以往則立人
達人亦自此充之所謂巽與之言也蓋孔子之
言好色以人不好德言之孟子之言好色以與
民同樂言之

未可與權之權只是經也孟子答淳于
髡以禮對權論子莫執中以中對權則
經權不異乎

先儒有言權只是經者又有言經與權當有辨

臣瞿啟甲呈進

者既謂權只是經矣而又謂權與經當有辨者
懼學者守經而無權又懼學者從權而失經也
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當道人皆可守
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其學適道與立與權而
曰權只是經者言權者經之權也言權則經在
其中矣權與禮對則禮為經權與中對則中為
經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是執一而不
變者不賊道于遇事之變而不知權則嫂溺不
援是無惻隱之心者非豺狼與所謂權與經當

有辨者亦以足權只是經之意實相為用而不相悖也

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似非衣錦尚絅之意

衣錦尚絅是惡其文之著必表而出之是嫌其體之露中庸以心德言鄉黨以容貌言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是善人不入於聖人之室也孟子稱樂正子為善人則極言可欲之善至

臣瞿啟甲呈進

於不可知之神何與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由其質美故其不踐成法而自不為惡由其未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質美而好學則善有諸已勉於力行以至充實光輝雖大且聖亦可馴致其分在於學與不學而已

冉求自謂可使足民及其宰季氏賦粟倍他日則是厲民者也安在其能足民哉

冉有以政事之材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其適在於以仕為急是以義理不勝其功利之心耳足民亦其所志但急於從事失身於季氏是以違其所言

只以政事稱即其學問功夫有欠闕處故聖人常攻其短

夫子與點孟子謂之狂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聖人之志夫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臣瞿啟甲呈進

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亦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而行有不揜焉者是以謂之狂在陳思歸所欲裁正者謂此輩耳

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中庸九經止於非禮勿動言修身而不及視聽言

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身之用即心之動處故以身之用而言則曰視聽言動自心之動而言則視聽言動皆動也知非禮勿動則自非

禮視聽言矣故論語亦以非禮勿動在後。
程子動箴曰習與性成聖人同歸先儒謂此兩
句必於動上言之者以動該三者而君子之道
行之為貴也舉動之一字則視聽言皆在其中
故言身之用則曰視聽言動言心之用則視聽
言皆動也中庸非禮勿動所以修身以動也視
聽言而言

夫子言君子不憂不懼孟子言君子有
終身之憂

臣瞿啟甲呈進

論君子之成德以無愧於己而不憂論君子之
進德以耻不若人而憂

不憂不懼夫子所以寬司馬牛之憂憂自外至
者也有終身之憂孟子所以堅仁禮之施憂自
中出者也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則內省不疚矣
是故內省而不疚自可以不憂內省而可耻則
不可以不憂憂之如何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
舜者則憂其所可憂以至於不憂斯可以成德
矣

剛毅木訥近仁力行近乎仁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三近仁異同

聖賢有言資稟之近於仁者有言功夫之近於
仁者蓋剛毅者有堅強奮發之意故不屈於物
欲而心常正木訥者無他巧令修飾之習故不
至於外馳而心常存此以資稟言之也力行者
致力於所行之道自強不息知義必為故足以
勝私強恕者勉強於推己之功己所勿欲勿施
於人故有以上達此以功夫言之也然有剛毅

臣瞿啟甲呈進

木訥之質又當有力行強恕之功然後可以至
於仁有其質而無其功則亦剛毅木訥而已雖
近矣未有能至者也自修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三

臨江蕭鎰編

孔子稱子產為惠人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

子產相鄭黜侈崇儉封洹鑄刑書其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稱之死而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而先王之政之教誠有所未及故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亦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

孔子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曾西言管仲功烈如彼其卑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其力自不可揜然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故曰功烈如彼其卑夫子亦曰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孟子言曾西不為管仲

管仲有仁者之功而其規矩狹隘亦不逃君子

臣瞿啟甲呈進

之譏孔門功過不揜元氣之流行也孟子功利不道泰山之巖巖也

孔子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聖人之論霸者雖不以與王道亦不揜其霸功五霸桓文為盛雖以力假仁心皆不正是則三王之罪人宜乎仲尼之徒之所不道而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翼戴王室免民左衽則皆管

仲相桓公之力故自王道觀之則霸功為不足道自霸功言之則桓公君臣其善有不可捨者
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所問甚切所答似迂
為國以禮則兵可不施而國自安以義為利則民可使富而君亦足使衛侯而知此意必不至附齊鄭以叛晉黨范中行以伐盟主則外無大國內可以安靖其民而無所事陳矣使梁王而

臣瞿啟甲呈進

悟此理則必行先王之道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修其孝悌忠信使民安於畎畝衣食以尊君親上則國無不利矣此為邦之正道常情之所謂迂君子之所謂切也自修

孔門行道之心一也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出晝

行道以濟時者聖賢之本心道不行而去之者聖賢之不得已也去有遲速則亦所遇之君不同耳宣王天資朴實足用為善故孟子之去齊

也庶幾其能改而返已靈公無道復有志於戰
伐之事則亂邦無可居之理明日遂行所謂見
幾而作者

殺身成仁義也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
孔子何以不曰義而曰仁

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
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夫子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是也以義決者孟子欲有甚於生
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

臣瞿啟甲呈進

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孔子言王道止言禮樂如夏時殷輅周
冕韶舞是也孟子言王道止言政事如
樹畜衣食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答
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

孔子為學者言所言經世之大剛孟子為時君
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孔子言樂韶舞放鄭聲而孟子言今樂

猶古樂

春秋之時禮樂廢壞孔子立萬當行之道為百
王不易之法謂以禮樂治天下則必有韶舞必
放鄭聲此為邦之正道也戰國之君皆自奉其
聲身而不恤其民孟子非不知今樂古樂之不
可同但欲開導其善心深勉其與民同樂是樂
雖有今古之異而與民同樂之意則無今古之
異耳此救時之急務也

孔子言君子貞而不諒無取於諒也孟
子言君子不亮惡乎執則又取於諒

又見五卷

臣瞿啟甲呈進

諒有二義有專以信言者有以信之小言者君
子不亮惡乎執之諒專言信者也貞而不諒之
諒信之小者也

以諒對貞而言則諒視貞為不足止為小信若
專言諒則不害為執信之美德

孔子言畏大人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
大人固所當畏藐是藐其巍巍然者世之畏大
人者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者耳如前倨後
恭之類是也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以畏大人為

心乃真能畏大人者也

孔子主畏大人而言孟子主說大人而言大人者天命之所存不得不畏惟說大人者能勿視其巍巍然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苟非有說之之事而但以藐大人為心則失之矣

論語生知學知困學有等之序中庸則言及其知之一也

論語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中庸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

臣瞿啟甲呈進

孔子賢伯夷首陽之節孟子譏其隘孔子仁管仲一匡之功孟子言曾西所不為

孔子雖賢伯夷然但列之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隘之語起於此孔子雖仁管仲然小器與奢而犯禮皆直指其失孟子曾西之言起于此

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

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源之

臣瞿啟甲呈進

理皆謂是也若夫子論性而以相近為言則固指夫氣質而言之矣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

孔子言性相近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稟不能無美惡之殊然其初猶不甚相遠至習於善者日進於高明習於惡者日流於污下於是始相遠矣孟子性善則是論性之本然論而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故程子言不備。性相近兼以氣言性善專以理言人物得是氣以成形而

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是理未嘗離乎氣也故論理而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而不論理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孔子之言性相近兼理與氣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論理不論氣者也以言其理則得全於天渾然至善何相近之有蓋孟子時異端並起往往以性為不善故孟子推原其本言之非有異於孔子也

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以為人無有不善是則堯舜與塗人一爾何謂相

臣瞿啟甲呈進

性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無不善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氣則有美惡之殊而其初亦不甚相遠是謂相近蓋孟子專言理孔子兼言氣專言理堯舜塗人之所以同兼言氣堯舜塗人之所以異

自修

孔子言性言習不言情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不言習

性相近兼以氣言性善專以理言以氣言性則不能無美惡之殊故習於善則善於惡則惡習

而情之中節不中節皆習之所為故言習則又
不必言情以理言性則至理善而無惡發而可
為情為才亦至善而無惡既皆至善則非習氣
之所能移故言情才不復言習

蒼叢

孔子止言性孟子言性便是情才

孔子言性兼以氣言之孟子言性專以理言之
以理言性則理之體虛無聲色臭味之可以形
容故先指其性之發於情才者言之以情者性
之動而有為者也才者性之具而能為者也即

臣瞿啟甲呈進

其情才之善則其性之本善不待言而可知矣

蒼叢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曹交問人皆可以
為堯舜孟子何以然之

性兼氣質言則有清濁厚薄昏明之不齊故于
相近之中有美惡一定而不可移者如堯舜不
可為桀紂桀紂不可為堯舜之類然其本然之
理則人與堯舜本無異者但眾人汨于私欲而
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故程

子言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修身以復其性則衆人亦堯舜矣

論語下愚不移中庸雖愚必明

下愚不移此氣質之最昏而不可進於學者雖愚必明此氣質之少昏而猶可與為學者不可以下愚之不移而遂疑愚者之未必明也蓋下愚者自暴自棄之人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故曰不移愚者因知勉行之人也惟其因而知勉

臣瞿啟甲呈進

而行也故常百倍其功勉勉循循而不已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則雖不美之質可變而美而豈自暴自棄者所可同年語哉

柳下惠三黜不去孟子乃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三黜不去必其心可以不去則不枉道事人之意可知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者由有三黜為所以為介使居三公其介亦必如此

論語末篇言道統并言治道孟子末篇

言道統不及治道

論語載堯舜咨命之辭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皆歷代之君此聖道之所以傳故言道統并及治道孟子叙堯舜湯文周孔相承之次有君臣焉此聖學之所以傳故言道統不及治道

四書待問卷之三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四

四書互義

臨江蕭鎰編

大學言止善中庸言明善

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至善則本然之極致也善而言明察乎至善之所在也善而言止至乎至善之地而不遷也知所止能明乎善也得所止止於至善也中庸言明善所以明格物致知之事其不言止善者既言誠矣學而至於誠安往而不得其止哉自修

大學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先安而後得孟子自得之則居之安先得而後安

能得者得其所止理自外至者也自得者得之於心理自中出者也能得知止之終事自得造道之始事止善始於知止非能安無以致其能得之功造道原以逢原非居安無以固其自得之理知止而能安者能得以前之事所以知之也逢原者自得以後之事所以行之也終始相

臣瞿啟甲呈進

因內外為用知而得得而行為學之序也蒼叢

大學言誠中庸言誠身

誠意者知為善以去惡則必實用其力而無自欺此明善以誠身之事誠身則所存所發一皆真實而無妄乃意識而心正之功誠意唯恐其有不誠也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其要只在獨慎

大學言致知中庸言致曲

知者吾心所知之眾理曲者善端發見之一偏

致則推之以至於極之謂也心之神明妙具衆理而宰萬物一有不致則其于所知必有衆不盡故大學之道必致其知人性皆同而氣則有異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是謂致曲知以心言曲以性言本自不同及知至而后意識曲能有誠則致之效也故程子曰同歸於誠

大學國治而后天下平中庸篤恭而天

臣瞿啟甲呈進

下平孟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大學是徹上徹下語中庸是指上一截言之孟子是指下一截言之大學明德新民條目具舉篤恭而天下平所以明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之要所謂篤恭乃不顯其敬即明明德於天下也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者所謂親長猶老者而天下平者即壹是以修身為本也

大學言治天下國家亦本於修身而修

身之道亦本於格致誠正中庸言治天下國家亦本於修身而修身之道本於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恥之勇何治天下國家之本則同而修身之本則異好學亦格物致知之事力行亦誠意正心之事知恥則能強於格物致知識意正心之事大學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而論語君子泰而不驕則又取有於泰

臣瞿啟甲呈進

有侈肆之泰有安舒之泰侈肆之泰同乎驕者也安舒之泰異乎驕者也故以驕泰對忠信則泰視忠信為不足以驕泰自相對待則驕之矜夸又不若泰之安舒矣蒼叢

中庸首言命子罕言命

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賦與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又不可盡委之氣數以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乃不躡等之教學問之家所學何事乃棄人

使不言邪

中庸天命之謂性命性為一孟子性命
命性性命為二

性命有專言理者有專言氣者有兼言理氣者
天命之謂性專以理言之也性也有命焉性謂
食色意欲之性專以氣言之也命謂命分之所
得者必有品節限制者存合理與氣言之也性
謂仁義禮智天道之在人者必當致力以盡其
性專以理言之也中庸專以理言則性命相與

臣瞿啟甲呈進

為一孟子各就其一重處言之則性命不能無
一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何以
無能字

論語有之為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
中中庸無此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
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
中庸是子思櫟括

舜執其兩端孔子竭其兩端

竭其兩端是盡其在己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
自上至下都無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其兩端
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
摠括已盡無一善之或遺者

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程子何以言
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孟子言此以為集義養氣
勿忘勿助之功夫程子引此以明鳶飛魚躍化
育流行之妙用鳶之飛魚之躍所有事也飛者

臣瞿啟甲呈進

自飛而不能強之使飛躍者自躍而不能迫之
使躍勿正心也程子以子思之言莫非道體之
妙雖其為人之功恐學者未遽領畧故借孟子
集義養氣功夫實用處以形容之使學者有所
持循而用力也故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
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活潑潑地此言又見
程子喫緊為人處尤有甚於子思者也先儒謂
程子借孟子之語以發明己語之所未到而後
人或作實語觀之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何以異

道者仁也忠恕則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是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
不然曾子借此以說一貫盡己推己乃忠恕之
名正為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則不待盡己
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得推己而萬物自然各得
其所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言之妙而借其
可明言之粗以明之耳

臣瞿啟甲呈進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動
以天學者之忠恕動以人忠恕違道不遠以道
不遠人而言學者之事也故必有盡己推己之
功此所謂動以人者未能與道為一者此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以吾道一以貫之而言聖人
之事也故不待盡己而自無不忠不待推己而
自無不恕此所謂動以天者與道為一者也違道
不遠是為忠恕正頭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乃曾子自一貫放下一級言之使知夫子之道

由忠恕而至耳是故道不遠人非指忠恕則學者無以進於道吾道一以貫之非借忠恕則學者無以知其道謂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固不可謂學者不由忠恕而能至夫子之道亦不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夫子危言危行非與

危者高峻而有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之謂乃所謂庸也君子素其位而行顏子居陋巷而有為邦之問毋乃非其素位與

臣瞿啟甲呈進

聖賢修己治人之學無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雖未履其事亦不可不窮其理顏子之簞瓢陋巷雖若素貧賤者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見同于聖人則孔子王佐之才唯一顏子而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為邦之問所以窮其理也素位而行蓋以明行險傲倖不可為耳聖賢平日講明何事豈以為邦為出位之問哉

中庸知仁勇以知為先孟子仁義禮智以智為後

中庸以資言論資則以生而知之為上知孟子以理言論理則以仁義禮智相為循環智有藏之義而仁義禮皆藏於智其功在藏是以歸後。伊川有言力行是淺近事唯知為上知最要緊故中庸知仁勇以知居上孟子循環言之智本是藏惟是知得如此然後如此是仁義禮皆藏在智中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藏三德春夏秋冬冬是智冬藏三時如是如終之義中庸言知仁勇必知足以道此

臣瞿啟甲呈進

道然後仁以體之勇以強之其功在先故以智為先孟子言仁義禮智必知斯三者而弗去然後為心德之全其功在後故以智居後

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為知學知利行主於行而為仁夫生知可以知言矣而安行未必主於知也利行可以仁言矣而學知未必主於仁也且與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同如何

論語論進修之序先仁而後知中庸論資稟之

殊先知而後仁謂仁人為聖人以進修言之也
謂上知為聖人者以資稟言之也中庸既以上
知為聖人則生知安行皆聖人之事安行所以
屬知既以仁為質人則學知利行皆賢人之事
學知所以屬仁中庸人品之論各有分配自有
並行不相悖處

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孟子言思誠者
人之道誠之思誠有以異乎
誠之者學知利行之事思誠者思所以學知利

臣瞿啟甲呈進

行之事自誠之而言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皆可以為擇善固執之功自思誠而言則學
欲其博必思有以博之問欲其審必思有以審
之思欲其慎辨欲其明行欲其篤必思有以慎
之明之篤之者誠而思焉則所以誠之者其功
夫愈周密矣子思之言欲人之進於誠也孟子
之言欲人思有以進於誠也先儒謂思出於心
心存於誠則常思則以誠之學者於此用功尤
為有力自脩

不思而得聖人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然則聖人且有待於思與

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固無待於思然而聖人之心未嘗自聖其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者天理之所以常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故自衆人而觀周公則可以不思自周公而觀周公則不可以不思周公而不可以不思所謂周公之聖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論語學而不思思而不學舉其一而遺

臣瞿啟甲呈進

其三何也

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與辨是思之始終學之博則有以備事物之理而得所疑故有學問之審則有以盡師友之情而發其端故可思思之慎則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有行之篤則凡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是始於學終於行學之始終也疑而思問不問則學之所疑不釋而無可措於思既思而有所未安不辨則行

有不察雖思亦徒思而已是始於問終於辨思之始終也舉學與思則問辨行在其中矣故朱子取程子非學之言以註論語云

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

心者衆理之所具性則此心所具之理心之為體無不統其用無不周惟能窮理而貫通之則知無不盡而事至物來皆以理應所謂盡心也性統天心無象可形而莫非實理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以雜之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

臣瞿啟甲呈進

之大小精粗無一毫之不盡所謂盡性也盡心知之至盡性行之至知惟以盡心盡心以盡性盡性唯誠者能之

盡心以知言盡性以行言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為盡心能盡此真實本然之全體為盡性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盡字非下功夫之謂蓋已上工夫已至到此方盡得耳人唯能盡心也是以知之至知之至則知無不實而賢希聖矣人唯能盡性也是以行之至行

之至則行無不實而聖希天矣知性以盡心盡心以盡性盡性乃至誠之事

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博學以文約之以禮知意在先

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尊德性在道問學之先博文不可以不約禮在博文之後

夫子既言我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以四代禮樂答顏子為邦之問

有當時為下不倍之常道有百王為邦不易之

臣瞿啟甲呈進

大法周禮乃時王所制當世為用夫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若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當以舜樂夏時殷輅周冕為正蒼藂

子思言仲尼祖述堯舜宰我言夫子賢於堯舜

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功夫夫子祖述堯舜則夫子之道固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見於功業文章巍巍然而不能自明也夫子推明其道以垂世立教使堯舜之道大明於天下若無夫子後

世何以據知堯舜哉是故前乎而非堯舜則夫
子之道無所宗後乎堯舜而無夫子則堯舜之
道無以明夫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四書待問卷之四終



臣瞿啟甲呈進

